

冰面上发生了什么？

一个摄影家与“一条小溪”的传奇

林涛



一次与大自然同呼吸的摄影展《一条小溪》

贾廷峰，以士人风骨在“艺术江湖”享有好的口碑。

他一手打造的“太和艺术空间”，发掘了不少当代水墨艺术家，不仅将他们从画坛“边缘”推向国内外市场，还屡屡启发或颠覆了学者、藏家及观众的审美经验。如今，他用手机创作了数以万计的摄影作品，并在2021年1月20日，于人造罕至的京郊幽静之地，在天地之间、群山环抱之中，以一片辽阔的冰面为展场，举办了堪称“举世无双”的户外冰面摄影作品展，主题是《一条小溪》。

这一回，人们熟悉的“老贾”，又呈现了怎样的特立独行和颠覆思维？

笔者：您创办的“太和艺术空间(Tai He Art)”是中国最早的画廊之一。30年来，您像唐吉珂德大战风车，挑战庸常的审美，致力于发现和发掘优秀水墨艺术家。而近年，您置身自然忘我地创作，仿佛远离了世俗一切，您的艺术之根来自哪里？

贾廷峰：我的艺术之根在很小的时候就种下了。在懵懂的少儿时代，彼时戴着“地富反坏右”帽子的父亲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接受批斗，深夜回家坐在昏黄灯光下，于旧报纸上临摹苏东坡、黄庭坚碑帖，这一幕令我内心非常震撼，也引发我日后反复琢磨，为何父亲身受磨难还能如此淡定？那时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，那时我隐隐约约感到，艺术是神奇的，刚强的。

笔者：小时候就想过当画家或艺术家？

贾廷峰：那倒没有。小时候家里很穷，经常饿肚子，要说那时的理想，一是吃饱饭能讨个媳妇，二是开书店。之所以有开书店的心愿，是因为家乡安徽太和县是“书画艺术之乡”，每逢春节，家家户户都贴春联，一时间，像是全县举行春联书法PK，民间高手统统冒出来了，我那时喜欢沿街沿户看哪家的字写得好看，乡风的潜移默化，使我从小爱书，也想过好开个书店。

笔者：哦，是什么促使您用“手机摄影”形式，而不是绘画、雕塑或文字进行创作？如果有机会学习使用专业的摄影器材，对您的摄影创作会不会如虎添翼？

贾廷峰：说心里话，我抗拒各种清规戒律，更直白地说，我不需要“技术”！我的手机摄影，是激情产物，也是人生感悟，我需要的是随时随地地发现并记录下来，当置身自然环境，屏息凝视山水，此时此刻自然里的山啊水啊鸟啊，会给我无穷无尽的灵感和启发。以往对于构图、色彩、艺术的知识积累足以支撑我的摄影创作，但其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是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和思考。再则，在创作观念上，我一向反对条条框框，珍惜艺术直觉，倡导自由独立，之所以选择手机摄影形式，还因为其他艺术形式与我的艺术表达不匹配，唯有它能捕获“刹那”表达，积蓄的思想岩浆才算有了宣泄口。而手机使我走到哪拍到哪，将跌宕起伏的情绪得以迅疾、极致地显现。

笔者：农历“大寒”，您举行了《一条小溪》摄影艺术展，是不是过于冷寂了？有人认为是“没有观众，等于一切没发生”，您怎么看？您身上似乎有一股执拗于孤独的气质？

贾廷峰：几十年来，我已经习惯了“一个人的战斗”。不可否认，常规的展览都有策展人和观众，还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，等等。但颠覆这样的程式，有什么不好？我不认同“没有观众，等于一切没发生”，办展本身也是一次“艺术创作”，这样的创作活动首先满足自身内心的需要，而不单纯为了“秀”给别人看。所以，这次《一条小溪》展没有安排一个观众到场，我压根儿不觉得是“问题”。在严寒的冰面上搞一场“举世无双”的孤独展，有苍天俯瞰，有无人飞机在空中拍摄，有社交媒体上朋友关注和传播，这不很完美吗？

笔者：您血液里有喜欢冒险的基因，是不是？

贾廷峰：呵呵，这么说也没错。有时回忆小时候，脑海浮现的画面是少年时候的自己在乡间一个人狂奔……那时候我挺捣蛋，上树掏鸟窝、下河摸鱼、在田间挖红薯、上房揭瓦、打架斗殴，啥事都敢做，还曾经误烧了自

家的房子闯过大祸，因为害怕老爸揍我，狂跑在一个杳无人迹的乱坟岗睡了一夜，干了不少荒唐事。青年时期还当过太和县“最年轻的乡长”，自信能带领父老乡亲发家致富。90年代初去海南岛闯荡做买卖，创建地方政府办事处当主任，不畏冒险的基因始终在我的血管里奔腾。搞艺术，我不怕冒险，始终警惕“四平八稳”。

笔者：开画廊，做经纪，“学术”跟“市场”常常会打架，您如何处理两者关系？

贾廷峰：我的画廊生涯像一条河流，其中存在一座分水岭。前15年，我着眼于“艺术生意”，眼睛盯着体制内名画家，谁好卖就代理谁。15年后，完全变了，变得彻底不一样了。通过过眼上万的艺术熏陶，我的眼光变狠了，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：我要寻找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信徒，也为具有贵族精神的藏家推介杰出的艺术。选择走这条路，异常艰难，因为体制“墙”里的艺术家往往缺乏独立精神，我只能去“江湖”，去边缘地带寻觅。我和我的太和艺术空间，至今坚守这样的眼光和品性，从不妥协。虽然挣钱很难，但是，跟随太和艺术空间买画的藏家，往往都有这样的收获——锤炼出不一样的“凶狠眼光”。我想，他们内心是自豪的，因为在“美盲”遍地的粗鄙时代，懂得辨识艺术高低，是极少而美好的！

笔者：您自己也自觉追求做一个不盲从、不媚俗、葆有独立意志的艺术家？

贾廷峰：我的体会，任何艺术家首先要成为一个有灵魂的“人”，而不要沦为绘画或摄影机器。先做好“人”，这个要求不可谓不高，需要有情有义，有独立思考力，人靠谱，讲信誉，对他人不成为累赘。有了这样的基础，如果对艺术抱以兴趣，而且长年累月痴心不改，那么投身创作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趣味不俗的作品。我自己是这样自勉的，我的摄影创作基于长期的熏陶和积累，是身心与自然的碰撞和交融，是冥想、发现、探究与反复拍摄的结果。

笔者：您选择“与世隔绝”的生活，远离网络和电视，不感到寂寞？

贾廷峰：寂寞？要看从哪个角度。城市的喧闹于我是嘈杂，身处浮华的嘈杂中我倍感寂寞；山谷宁静于我是诗和音乐，居住其间令我其乐融融。你看，我家四面环山，一面还临水，周围数百米不见一户人家，独此一幢小屋，坐落于湖畔。我在这里住了两年，不看电视，不上网，每天种菜除草、喂鸡喂鹅，溜狗夜游，看日月星辰流转，感受美妙的自然，芦苇摇曳、阳光移动，风在飘舞，树在呢喃，这一切给了我巨大快乐和深刻启迪。

我还有一个“重要发现”！

笔者：重要发现？发现了什么？

贾廷峰：有一天我在山野里行走，在离家一公里处，遇见一条仅仅两尺宽的小溪，流水潺潺，格外清澈，一见之下令我立刻喜欢，从此每天去看“她”三四回，早中晚都去，我发现不同的日光映照下，小溪有着无穷的变化。我蹲在溪畔，凝视“她”，聆听“她”，从各种角度拍摄“她”，毫不厌倦，一拍就拍了一年。如此专注于一条小溪的拍摄，对我的意志、眼力、耐力都是极大考验，但我每次去，都有不同的感悟，我试图以一系列自然的碎片来概括精神的现实，用目光和直觉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，知微见著，以管窥天。

笔者：对话小溪，拍摄小溪，强烈的感受有哪些？

贾廷峰：体察了小溪的生命状态，听懂了小溪的喜悦和忧伤，热烈和寂寥。尤其有一天，突然间小溪干枯了，没水了，安静地沉睡在杂草丛中，我顿生“生命无常”之感叹。每一个生命体都是卑微的存在，人如此，小溪也如此。我拍摄了小溪，留下了“她”有过的绚烂和孤寂。目前累计拍摄了三万多幅，时常翻阅，我感到自己半生的积淀都用在了小溪身上了。

笔者：哦，倾注了半生积淀的摄影作品，怎么想到去冰面上孤独地呈现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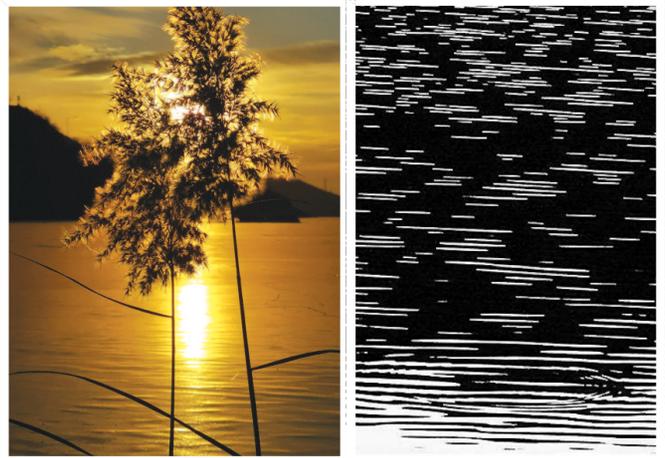
贾廷峰：冰面也是一个奇特的存在，它非常非常开阔，原先是一片湖，入冬后变成了白茫茫的冰面。我每天在那儿行走，突然想，



向小溪致敬



《普渡慈航》



① | ②
③

①《晓色芦苇》

②《一条鱼儿》

③《回家》

如果遴选出一部分摄影作品放置在那儿，让无人机代替世人在空中鸟瞰它们，是不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对话？俗话说，滴水成冰，化冰为水，小溪欢畅存在的时候，涓涓流向湖，如今“干涸”的小溪以图片方式躺在冰面怀抱，挺有意思。

笔者：听起来疯狂且酷(cool)，恐怕全世界没人这么干过……

贾廷峰：别人怎么看待我无所谓，反正我决定了“就这么干！”

我选择2021年1月20日，农历大寒，从季节来说这是一年之中最冷的一天。由于疫情的原因，加之冰上展的安全因素，我不能邀请观众来这里观看，这是我自己孤独之旅的折射，不需要嘉宾如云，也不需要花篮齐阵，由天空、山谷作证，摄影展记录了“一条小溪”的宿命轮回，再现了她的生命之旅，吟

唱了“世界从这里流过……”谨以此展，既作别小溪，也献给我自己。

笔者：钦佩您的果敢和独特。身为艺术经纪、收藏家、摄影家，三者存在矛盾吗？

贾廷峰：杜尚讲过：“我对‘艺术’没兴趣，因为我对这两个字本身早已失去了信仰。所以我不想用这两个字。今天世界上对‘艺术’有太多不必要的钟爱。”他还讲过：“艺术家的状态比他的艺术更为重要”。是啊，我对“作品即生活”“生活即艺术”是感同身受的。几十年来，做画廊、搞收藏、玩创作，三者是互相滋养，相辅相成的，其间不存在精神冲突！我主持“太和艺术空间”已经蛮久了，女儿和团队可以打理。而我打算致志于摄影创作，在我生活和创作中，没有诗和远方，当下，此时此刻，即是诗又是远方，此岸即是彼岸，彼岸即是此岸。

一条两尺宽小溪，流水潺潺，格外清澈，贾廷峰偶见之下心生喜欢，每天去看三四回，早中晚都去，他发现在不同日光映照下，小溪呈现千姿百态……一年里，他为小溪拍摄三万余幅，前不久举办了“最孤独”展。他说：我感到半生的积淀都用在小溪身上了。

“世上最孤独”展览

—— 读贾廷峰摄影艺术有感

丁曦林

大凡动人的绘画、雕塑、摄影等，都有漩涡般的吸引力。

这不，2021年1月20日，农历大寒，京郊幽静且辽阔的冰面上举办的《一条小溪——贾廷峰摄影艺术展》，令我掩“卷”覃思。这可能是世上最孤独的展览吧——我不禁长叹！

说其“最孤独”，是因为在人迹罕至的冰面上举办的一次与大自然同呼吸的展览，没有策展人和主持人，也没有观众和花篮，只有寥寥的几个记者。展览呈现了从3万余幅照片里遴选的60幅摄影作品。作品“主角”是一条小溪，从春夏的汤汤到秋冬的干涸，艺术地再现了“无常之常”。

驻足凝望贾廷峰拍摄小溪的60幅作品，有苏醒、欢乐、绚烂，也有寂寥、萧条、悲凉等等，作品里无人胜有人，无声胜有声，仿佛可“见”一个身材颀长、鬓发染霜的男人，手执一枚手机，踟躕于天宇下、山谷里、小溪畔，与天地、山河、虫鸟作伴，记录了一个男人与一条小溪的奇遇与对话。镜头定格的是一个个碎片化瞬间，表现的却是一个不甘在物欲横流、浮华喧嚣里沉沦的灵魂，影像“碎片”却呈现了一种精神现实。

其摄人心魄的感染力，正在于此：纳万象于镜筒，呈人世于方寸。

我与贾廷峰相识相知10余载。他是一位激越昂扬，抱以艺术信仰的汉子。他创办的太和艺术空间，慧眼识珠，沙里淘金，发掘出不少“在路上”的水墨探险家，他们或隐居山野，或生活在社会边缘，既不被主流美术圈接纳，也不屑与一味抄袭或模仿传统的美术家为伍，而是经年累月埋首于自己的“艺术革命”，在创新跋涉中踽踽独行。而贾廷峰不辞辛劳辗转于不为人知的寻觅、发现、发掘出具有探索精神和创作成果的艺术，并将他们一个个推向市场。这些具有颠覆性气质和力量的水墨作品，冲击了学院派的创作，刷新了专家学者和大众的审美经验，还屡屡在欧美及台湾、香港等地赢得国际藏家青睐，由此，贾廷峰以及他一手打造的太和艺术空间，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先锋性和前卫性。

而贾廷峰的创作，显然与他专注于当代艺术的创新气质乃至精神一脉相承。他的摄影，不屑于重复前人老路，而是远离车水马龙的热闹“大道”，勇敢地独辟蹊径。

近年来，他“与世隔绝”，沉酣自然，倾心于怀柔山野里的“一条小溪”，拍出的作品妖娆多姿，气象万千。几乎每一幅都有充实且自由的生命，知微见著，以管窥天，洪荒一派，却又生机盎然，势如大江大河，汹涌澎湃。如此艺术再现，犹如冰冻三尺，决非出自一日之寒，而是他拥有30年艺术实践和思考积淀后，灵感和思绪在创作那一刻的火山岩浆般迸发。

贾廷峰的摄影作品，奇在“镜象”，妙在“思想”，他沉着而专注地聚焦一条无名小溪，从具象到非具象，从意象到心象，将身心与小溪产生的碰撞和交融，表现得可谓极致。我早年看他的“抒情摄影”，胜在构图和画意，呈现诗性和浪漫。今年看他的“心象摄影”，尤其是“一条小溪”的系列摄影，裹挟着弥足珍贵的高古气息和士人风骨，令人观之，不禁联想古代圣贤选择隐世而坚守精神家园，亦如苏东坡诗云：静故了群动，空故纳万境。

贾廷峰的摄影已然形成了“贾氏艺术”的辨识度，它们出自手机摄影，当然归类于影像产物，然而我每每阅读，感觉它们像极了“画”——兼具现代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及中国文人写意画精神。他将具象之“所见”，拍出心象之“所悟”，独创了自己的影像语言，并在这条风格小径上越走越远，以致我们今天还看到，艺术家本人知行合一，寄寓荒郊野岭，于淡泊里追逐天真。

文如其人，摄影创作与一切艺术一样，其终极是思想和人格的再现。

法国作家罗什曾评论：“杜尚最好的作品是他度过的时光”。我感到，身为摄影家的贾廷峰，本质上是一个通悟人生的艺术家，他阅世走人间，观身卧云岭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，生活与艺术深度交缠，以致呼吸、漫步等几乎也成作品，不可见却其乐融融。

艺术不病魔不成活。贾廷峰的艺术摄影，也可谓“病魔下的蛋”。只不过，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，恰恰是丰富的入世经历，给了他出世的灵感和意志。摄影，不过是艺术的表象，热爱生命并且乐于自我燃烧，才是贾廷峰与众不同的艺术之内里。

(作者系艺评家，作家)